

车间里

罗玉磊显得满腹心事地在各处巡视，不时和赵瑜令谈些什么，赵瑜令点点头。

闲置的车间里

空旷杂乱，罗玉磊和赵瑜令在此指指点点。

总工室内

金峰把图纸铺在桌上，罗玉磊，赵瑜令，兰天舒等人小声议论着……

会议室

中层干部会议。

罗玉磊：“同志们对目前的形势都看得十分清楚，发动机厂的生产能力上不去，成了总厂的瓶子口，而眼下曲轴、连杆、凸轮、车间的生产能力跟不上，又拖了发动机厂的后腿。这种恶性循环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！”

金峰：“罗厂长经过反复思考，决定扩建曲轴、连杆、凸轮三车间，这样既可以减轻工人们的劳动强度，又可以提高产量。”

兰天舒：“罗厂长的决定是深思熟虑的，也是摆脱目前被动局面的良策。”

罗玉磊：“先上这几个二车间，然后向落后的装备线总攻！彻

底让发动机厂跳出苦海！”

赵瑜令：“既然发动机厂的历史选择了我们，我们就要对发动机厂的5千职工和历史负责！没创上二级企业，大伙的心情都不好受，但施厂长说得好，二汽不相信怜悯。我们得靠自己奋斗，得靠自己打出一个发动机厂红彤彤的天地！大伙是中层以上的干部，在新车间，改装流水线的全战中，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。我欣赏这句话：共产党员，跟我上！”

罗玉磊：“在发动机厂，共产党员要带头跳苦海！共产党员要带头打硬仗！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要有实干的行动！”

曲轴二车间

罗玉磊，赵瑜令等厂领导和工人们喊着劳动号子，抬着钢件，一步步地移动着……

工人们满身油渍，汗落如雨……

罗玉磊、赵瑜令满身油污、大汗淋漓……

劳动号子震耳……

兰天舒急匆匆走到罗玉磊身边，小声道：“总厂通知发动机厂厂级干部到中心医院检查身体。”

罗玉磊和赵瑜令交换了一下眼色：“干完了这些活再去！”

赵瑜令点点头……

兰天舒也加入了劳动的行列……

总厂厂长办公室

施雨和丁书记在听秘书汇报。

秘书：“最近二级厂干部普查身体，发动机厂的干部身体状况很叫人担心……”

施雨：“快往下说！”

秘书：“罗玉磊肺结核，乙型肝炎，金峰腰肌劳损，坐骨神经痛，兰天舒早期肝硬化，赵瑜令一共查出了八种病，特别是在鼻腔里……”

施雨：“咳呀，你别停顿嘛……”

秘书：“鼻腔里有异物。”

施雨：“异物？！”

丁书记：“瘤子？！”

秘书：“医生一下还难以判定。但医生已向赵瑜令郑重地提出了警告，要节劳，要休息，要补充营养。”

施雨摇摇头：“他不可能做到哟……”

丁书记：“也真苦了在这片苦海里拼命的干部啊……”

施雨：“发动机厂领导干部的身体状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要尽可能地让他们疗养，休息！”

丁书记：“我同意。”

施雨拨动电话……

曲轴二车间

赵瑜令和郭有亮、徐蛋等人在调试机床……

范婷婷走来：“赵师傅，施厂长来电话！”

赵瑜令擦擦手，随范婷婷走去……

办公室

赵瑜令拿起电话：“我是赵瑜令……请施厂长放心，我身体没有什么问题……吃五谷六米，哪能没小病小灾……快50岁的人了，总有点头痛脑胀，

总厂厂长室

施雨：“瑜令呀，可千万别大意，身体并不只是属于你自己，在发动机厂这种特定条件下，你应该更加珍惜身体。”

丁书记接过话机：“老赵，你别持目己身强体胖就麻痹大意，在发动机厂，你和罗玉磊都不能垮！不能垮！听明白没有？！”

办公室

赵瑜令感激地：“听明白了，丁书记。请总厂领导放心，我们互相关照，爱惜身体，工人们还没跳出苦海，我们谁也不会垮！”

他放下电话，激动地对范婷婷说：“总厂领导真是体贴入微……”

范婷婷撇着嘴说：“可你也太把自己的身体没当数了！长此下

去，非垮不可！

赵瑜令玩笑地：“姑娘家的，撇这么高的嘴巴，难看死了，怎么找得到女婿！”

范婷婷：“我这一生不结婚！”

赵瑜令：“此话当真。”

范婷婷：“那你就等着瞧吧！”

赵瑜令：“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？”

范婷婷：“一个女人结了婚，麻烦事多，为厂里出力就必然会分心……”

赵瑜令若有所思地：“是呀，做女人难……做一个女强人更难……做发动机厂的女强人就难上加难……”

曲轴二车间

机床已安装好，但还显得杂乱。

夜深了，工人们都已离去，厂领导盘腿席地而坐，在开碰头会。

罗玉磊：“我们的身体检查结果都出来了，各位的情况不比我好多少，特别是老赵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别扯我！你们的病都铁板钉钉。我只是怀疑对象，你们各位当真得珍惜自己。丁书记说，在眼下，我们谁也不能垮！”

金峰：“老赵虽然是怀疑对象，但异物这玩意可大意不得，今后要节劳！”

兰天舒：“老赵一定要节劳！今后不一定要天天下车间！”

赵瑜令：“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车间，我不下车间怎么行。

罗玉磊：“我说老赵呀，你下车间非要背呀、扛呀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好，我听大家的，以后少干点体力活……”

罗玉磊：“我对你这话具有点信不过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我们大家谁也别大意，都不硬棒嘛。发动机厂眼下正处在关键时刻。我们的病沉都得晒着，别引起军心浮动，这要作为一条纪律！”

众人点头。

赵瑜令：“今天总厂保卫部门来电话，说市公安局反映，总厂里有人把汽车零件偷出去卖，卖出去的零件都可装整辆东风汽车！问题很严重。”

罗玉磊：“发动机厂会不会有人干这事？”

金峰：“难说！”

兰天舒：“发动机的零件最关键！”

赵瑜令：“发动机厂的形势大有好转，但不排出会有不少问题掩盖着，我们要裕外留神！”

大街上

夏洪波心神不定地走着，不时左顾右盼……

废品收购站

夏洪波从内衣里拿出零件，递给收购站的人……

一只手从画外伸过来，一下按住了夏洪波的手……

夏洪波回头，惊恐万分……

一张戴着公安帽威严的脸……

公安局审讯室

夏洪波坐在凳子上，回答干警提问。

干警：“你这是第几次作案？”

夏洪波：“4次”。

干警：“共得多少赃款？”

夏洪波：“……记不太清了，大概1千多元……”

拘留所

夏洪波怯生生地望着赵瑜令。四目相对，相顾无言。

夏洪波：“……赵师傅，我，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赵瑜令正色地：“你对不起发动机厂！对不起5千职工！”

夏洪波：“……妻子怀孕后……经济十分紧张……看到别人家里

什么都……都不缺……我心里又羡慕，……又不服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你就想这种歪门邪道来发家致富？”

夏洪波垂下了头：“我本来怕久做必犯……可妻子来信说要来……

我手头上很紧……只好再偷一次……没想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你就没想到你当过兵，立功过？！人穷并不可怕，怕的就是气短！你没骨气，就必然走上邪路！”

夏洪波失落地埋下了头……

夜·青年桥上

赵瑜令和兰天舒远望夜色，心情沉重。

赵瑜令自责地：“夏洪波的情绪低落，群众早有反映，可我没过份注意，总以为他当过兵、立过功、本质好，只是性格内向，不会有大的事，可没想……”

兰天舒：“我也疏忽了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举一反三，我们的思想工作不深入、不扎实哟……”

兰天舒点头：“发现了苗头，没及时抓，错过了时机。”

罗玉磊从厂里走过来：“你们在谈夏洪波的事？”

赵瑜令：“老罗，夏洪波的事本来是可以防止的，可……”

罗玉磊：“厂里的生产也真把我们忙糊涂了，没想到在他身上捅了漏子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我在考虑，夏洪波还能不能挽救？”

罗玉磊：“你想亡羊补牢？”

赵瑜令：“他毕竟年轻，又是初犯，爱人又怀了身孕。再说，他过去的表现还好，应该有挽救的余地……”

兰天舒：“我同意老赵的看法，先把我们的想法和公安局通气，看有无这种可能性。”

罗玉磊：“就这么办！通过这件坏事教育全厂职工奉公守法，也许能收到好的效果！”

赵瑜令：“这件事就由我去办！”

兰天舒：“还是我去办吧。”

赵瑜令：“老兰，别争了，这不是什么光彩事。厂里新建车间还不够你们忙的！”

兰天舒语塞。

工厂大门口

范婷婷在此张望，好象在等什么人。

一个农村打扮的孕妇走过来，小声地：“同志，这是发动机厂吧？”

范婷婷上下打量她：“你是夏洪波的爱人吧？”

农妇点点头，满脸羞愧

范婷婷：“赵书记叫我在此接你。”

农妇：“……我还值得你……接，夏洪波真……真不争气……”

范婷婷：“赵书记在办公室等你呢！”

农妇：“赵书记等我？”她一脸惶然……

办公室

赵瑜令热情地为夏姜倒茶，双手扶她坐在沙发上。

夏姜：“赵书记……真没想到他……他会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我们的工作没做好，也有责任呐！”他点着一支烟，看看她的大肚子，忙弄灭烟头。

夏姜：“赵书记，你抽呀，我不怕。”

赵瑜令：“不好，烟对腹内的孩子不好。”

夏姜苦笑：“我们农村的孩子命不金贵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你远道而来，一定很累，听到夏洪波的事，心里也肯定很郁闷。不过，应千万别太伤心，要想到快出生的孩子，饮食上不能太刻自己，手头上还有钱吗？”

夏姜点头，泪水涟涟。

赵瑜令：“不要难过，不要哭，这样对孩子不好。”他拿过去一个毛巾给她。“你要相信我们组织会处理好这件事。小夏本质并不坏，问题出在德个人的问题越来越多。生活不太好过就出卖厂里东西，你肯定也不同意这个做法。”

夏姜擦泪，连连点头。

赵瑜令：“听说你对他一直很好，他也常惦记你和怀中的孩子。你不要对他失望，咱们一起帮他从头开始，好不好？”

夏妻点头：“只怕他改好……难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咱们这大个发动机厂，还能教育不好他，5千人帮一个人，他变不好？！”

夏妻然然……

赵瑜令：“常言道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嘛！我们希望他改好后，你们夫妻生活更美满！”

夏妻又流出泪来……

楼梯口

赵瑜令送夏妻到此止步：“就先住在招待所里，有什么困难，就托人给我带个信，不要自己跑，别摔着了”。

范婷婷扶夏妻下楼……

赵瑜令又叮嘱：“手头上若没钱，可要说实话，要不无借，要不厂里先救济点……”

夏妻泪脸望着上面，一片朦胧……

公安局门口

一辆吉普车开出来。

张全保陪夏洪波坐在车内。

张全保：“赵书记花了多少劲，公安局才同意把你判为监外，
你要再不争气……哼！”

夏洪波：“我现在再怎么表决心改错……你们也不会相信我……”

张全保来气了：“不相信能[你]改好，还保你个鬼！！”

夏洪波哑了……

张全保：“你老婆从乡下来了，住在招待所，你去见见她……”

夏洪波：“……我……我没脸见她……”

张全保：“别人打老远来看你，你没脸见就不见啦？”

夏洪波又哑了……

招待所小房

夏洪波坐在小凳上抽烟，难出一言。

夏妻坐在床沿，艾怨地：“想当初，我嫁给你，不就看中你参过
军，立过功，人品也好……谁曾想……”

夏洪波畏惧地瞧她一眼，赶忙移开目光……

夏妻：“你复员到二汽工作，我当时那个乐劲哪……可你……”

夏洪波低着头，死劲抽烟……

夏妻：“我来厂里结婚，两手空空，可厂里待咱俩多好……老师
付们多好……床上用品是大伙买的，就连婚礼上的吃喝都是大伙出的

钱……，你竟把这些恩情忘干了……”

夏洪波泪液蒙蒙，两肩颤抖……

夏妻：“眼下穷点不要紧，你工资低总会长……，我也不会总吃闲饭……将来顶多三口人，还愁日子过不去……”

夏洪波点头，泪水落下……

夏妻：“可你却眼热人家富，打坏主意……偷厂里汽车零件去卖……硬是往犯法路上走……叫人伤心不伤心，叫人气不气……”

夏洪波抬起头：“……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……”

夏妻：“……要不是赵书记……要不是腹中的孩子……我不和你离婚才怪……”

夏洪波：“为了不负赵书记……不负你肚子里的孩子……我一定要重新做人……真的！！”

夏妻：“真要那样……我和孩子还有点指望……”说罢，呜呜哭起来……

赵家门外

夏洪波呆立门前，几次想敲门，可手挨着门边，又胆怯地缩了回来，他进退不得，一下倚在了墙壁上……闭上了眼睛……

脚步声惊动了他……

赵瑜令浑身油渍，疲惫地走近……

夏洪波：“……赵书记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小夏……咋不进屋？”

夏洪波：“……我……”

赵瑜令一把握住他：“走，进屋谈，我正要找你哩！”

小桌 特写

两个酒杯，两双筷子。

赵瑜令往杯中倒满酒：“小夏，能回厂是喜事，马上就要做父亲，又是一喜。来，我祝贺你，干一杯！”

夏洪波手摸着杯子，却颤抖起来：“赵书记，我不配当……父亲

赵瑜令呵呵一笑：“父亲是要当的，过也是要改的，两码事嘛！来，干一杯！”

夏洪波颤抖地举起杯子，泪水和酒一起流入口中……

赵瑜令：“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夏洪波默不作声……

赵瑜令：“你还觉得抬不起头是不是？”

夏洪波点头。

赵瑜令：“多想想今后怎样干，再垂头丧气就不应该！”

夏洪波哽咽地：“……赵书记，我……我让您……背黑锅喽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你听到什么啦？”

夏洪波：“有人说我和你有什么特殊关系，还有人说您收了我家多少多少礼，要么我家有后台您要巴结。要不然，为什么给我买劲跑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为什么？就因为你是我厂职工，就因为我是党委书记，我不能眼看你毁了一生。至于那些闲言碎语就不去管了，人做一件事前，就顾及人说三道四，那连腿都不敢迈了”。

夏洪波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儿……

赵瑜令：“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今后有没有勇气振作起来！”

夏洪波低着头，不敢吭气……

赵瑜令一拍桌子：“夏洪波，抬起头来！”

夏洪波一惊，愕然抬头 不知所措……

赵瑜令：“老兄，我见不得你这种丢魂落魄的样子！我相信你能重新开始，老兄，你自己呢？”

夏洪波咬着嘴唇，下狠心，点了点头……

赵瑜令的脸上现出了笑意……

老贾提着一袋苹果塞给夏洪波……

夏洪波推辞：“我……我不能要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爱人的！她怀孕期间，需要吃水果，对腹中孩子的皮肤有好处……”

夏洪波接过苹果，泪如泉涌……

连轩二车间

横幅标语显目：“为快速拿下连轩二车间而奋斗！”

罗玉磊等厂领导和工人人们在出苦力搬运大件。

夏洪波一人扛起重物，累得浑身湿透……

刚放下钢件的赵瑜令擦着汗，笑微微地望着他……

张全保慌慌张张走过来：“瑜令，又出事了！”

赵瑜令一惊：“张师付，啥事？！”

张全保：“郭有亮在外面和人打架，影响很不好，派出所把他送到厂保卫科，科长批评他，他还顶哩！”

赵瑜令：“我去看看”刚走两步，又转过身：“张师付，这件事不要惊动罗厂长，他指挥生产要紧，尽量少干扰他。”

张全保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保卫科

科长气冲冲地指着郭有亮：“你打了人，还不认错！死硬！”

郭有亮：“我就是没错！”

科长：“没错？派出所怎么把你送到这里来？”

郭有亮：“反正我没错！”

赵瑜令走进来：“我说老兄们，都把嗓门压一压好吧！”

科长：“赵书记，郭有亮一下打了三个人，还不认错！”

郭有亮：“赵师付，我是忍无可忍才还手的！”

赵瑜令：“小郭，咱们到山坡上溜溜，你和我谈谈情况，好吗？”

郭有亮点头，对科长：“看看赵书记啥态度，你科长就那水平！”

科长气的直抖，竟说不出一句话来……

山坡上

赵瑜令和郭有亮坐在石头上谈心。

郭有亮：“赵师付，你接到过一个叫神经病的人写的一封信和一幅画吧？”

赵瑜令点头：“这人不神经，很有思想……”

郭有亮：“赵师付，我就是那个神经病！”

赵瑜令：“哈哈，是你老兄呀！还真看不出哩！”

郭有亮摸着头傻笑：“赵师付，不瞒你说，你刚上任那阵，我对你们不相信，整天骑摩托吊儿郎当，玩世不恭。可你们的行动渐渐征服了我，我不少时间琢磨一个问题：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……”

赵瑜令：“这个问题想得好！”

郭有亮：“思来想去，我觉得，还是做你这样的人有光采！于是，我暗暗下定了决心，改掉以前油滑习气，向你学！”

赵瑜令高兴地笑了。

郭有亮认真地：“赵师付，你别笑，我是真心想学！”